

科幻短片集《明日生存指南》等等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科幻片正蓄势待发，齐心协力要将“科幻电影元年”推送到全新的“科幻电影多元”时代。

郭帆： 找到技术与情感的连接

《流浪地球》系列的导演郭帆有一个外号，人称“赛博姐己”——他被人工智能深深魅惑，像个科学狂人一样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拍戏之外的时间都在研究新科技——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分类24个人工智能应用，探索如何将它们使用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之中。他说：“我们要去面对技术革新，因为未来已来。”

曾经，科幻是郭帆对电影热爱的那个起点，正因为喜欢科幻，他才决定去当导演。“我觉得热爱是有引力的，它能够让我们这帮人聚在一起。”拍摄《流浪地球》之前，他先请来21位科学顾问帮助搭建整个世界观，建立起一个可信的未来世界作为基础。影片上映后，片中的“洛希极限”“引力弹弓”等科学概念和“地球落跑”的悲壮幻想吸引了无数拥趸。

不过，在郭帆看来，科幻电影的核心却是电影，而不是科幻。他举了诺兰名作《星际穿越》的例子：

“电影里面有一个高维的世界和有一个想和你说话的书架，如果这个高维世界的黑洞和主角库珀、他女儿的情感无关的话，这个黑洞就变得没有意义。我们真正感动是因为里面技术、高概念的设定，可以让他的父亲看到女儿逐渐老去，让年



轻的父亲见到老去的女儿，这种极致的情感部分最让我们动容，而不是因为看到黑洞会怎么样。”

他曾接触到一些更年轻的新导演，提到很多科幻项目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：“他们会关注的是科技属性中的高概念，他们嗨的是技术。但我们不要忘掉科幻电影的本质是电影，而电影的核心是情感——如果我们的概念、高技术和情感没有关系的话，它就变成了科普，所以如何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非常重要。”他会建议年轻导演在创作科幻片时，先去表达情感，再连接高概念：“如果这个高概念可以被替换，那就没有意义；如果不能好好表达情感，它就不是一部好的电影。在情感之后，我们讨论的科幻部分更多是人与基础理论或者科学技术的关系，依然要放在人的角度上讲。如果脱离人的逻辑，只是去讨论某些科学理论或者新的技术，其实也变得没有意义。”

筹备《流浪地球2》时，他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：什么样的技术，能和情感连接？“第一集是地球在发动机的推动下，往外走；第二集

郭帆。

是在寻找内方向。开篇的时候可以看见非常传统的祭奠故人的方式：烧纸，想念逝去的人，还会念叨，有一天也许会再见到……所以影片中到结尾的时候，图宏宇通过数字技术真的进到了虚幻的世界，和他的女儿再次相见。这种连接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把技术、想象和情感紧紧地绑在一起。”

《流浪地球2》的校园路演让郭帆看到青少年观众对科幻片的喜爱，“能够给孩子们心中埋下热爱科学、勇于想象的种子，让我们觉得科幻非常有意义。而且科幻是一种语言，它是全世界通用的、也是通俗的语言，它能够让更多海外观众认识到我们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”。

最近，郭帆团队刚刚尝试用人工智能生成了视频。但他对此并不感到得意，反而有些焦虑：“我觉得那是一个技术革新。我们都知道电影经历了几个时期，比如胶片时代，暂且把它理解为电影工业化的1.0，胶片时代经历了百年，真正的数字时代很短，不到30年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工业化的2.0。而现在工业化的3.0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，它在很多方面都在革新我们对未来影视的创作、制作的深入理解。”

陆川： 85%的科幻电影是灾难片

和郭帆一样感受到来自技术革命压力的还有陆川导演。只因最近，他试戴了新款VR眼镜Apple Vision Pro，深受震动：“当时我的感觉是‘未来已至’，所有在科幻片中看